

後記

前日去買米，西螺米一斤二十八元，又漲價了。才四年的時間，一斤米從二十元漲價到二十八元。聽糧行裡的老人家講：「啊黑丟咩內才，才會亂亂共……」，原以為是老人家說兒子呢！誰知道才有爆笑新聞發生，我是很久沒看新聞了，連報紙都不買了。

沒內才的人愛白扯，果真應證了，那種言語是我在很小的時候聽老人家說的話語，如今還有人這樣說，倍感親切。

我小的時候學校禁止說台語，台語是我的母語，小孩因為怕丟臉，再不肯說台語了，父母親無奈只好學著聽小孩子們說「國語」，於是我失去了向長輩們學習古老台語的機會。後來知道台灣的「國語」之說是指「日本語」，中土的官話是「北京話」，英文Mandarin，滿大人，指的又是中土官僚語言，簡稱中文。

六十年過去了，台灣人現在都不太會說典雅的台語，高山上的原民連母語都失落了，語言這樣經不起消滅，可是中文卻消滅不了，這種圖騰式的文字真美麗，後來又發現這種美麗也曾經染血更是殘忍之文，我心裡又難過了。

我少時讀書時學的是美工，學習篆刻發現了中文圖騰的源頭，那是圖形，變來變去簡單至極，少年的我很高興能認識它，但也只是圖形罷了，沒多做聯想。

後來長大了，為了討生活四處闖蕩也曾經到處遊歷，半生走來，實事沒做多少禍事倒闖了不少，也曾在美洲迷途失路闖入印地安人保留區，語言不通只好比手畫腳也能得到他們的庇護，印地安人看似

巨大版的台灣原民讓我感到親切無比，夜裡我也和他們跌坐，年輕的我頑皮，取樹枝在地上畫甲骨文，老人家看了很高興，也請我抽煙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將離去時和他們道別，人人都來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，可我也悄然的發現，他們人人都避開我昨夜畫在地上的甲骨文圖形，不敢踩踏而過，如今想來真是遺憾，當時怎麼就不明白呢？

時間之輪這樣輪轉，二十年過去了，我再也無從知曉當時之情之景了，那些人的眉宇之間有歷歷風霜和炙熱的陽光都叫我難忘，他們很有可能就是殷家人，殷地安人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語言，文字相同解釋不同，近代的廣告還喜歡同音異字的宣傳產品，簡直是胡來，可是誰擋不住的潮流湧動，中文有些詞句、文字已然失去了原來的意象，於是以今度古難免誤差頗大，尤其現代人驕傲，以為自己科技進步，簡直……。

《殷璠》一書的時間，前後約百年，近代台灣也百年過去了，時間之輪繼續前進，先是滾滾紅塵，一出門便風沙滿面，近年來又有霾害連天，眼睛過敏，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怎樣，水是不能喝了，荒溪型的河流和超抽的地下水都汙染了，地層下陷，況且台灣的自來水依舊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基礎，家家戶戶都裝上了濾水器，獲利最好的是販賣礦泉水，水源都汙染了何來礦泉？

空氣、陽光、水，是人類，以至於生靈萬物賴以維生所需，缺了空氣，一分鐘都活不了，缺了乾淨的水，瘟疫將會降臨殺人無算，可是人類這樣造孽，汙染無所不在，還硬要說成進步？這是自找死路啊！

還有噪音，路上沒日沒夜的滾動大輪，汽車、摩托車，許多人生怕無人知道他的行蹤，改換排氣管，發出更沉悶的聲音，當車輪碾過馬路讓人心痛難忍，殷家商人若知道他們發明的輪是如此日夜不停的在行走，恐怕早已氣絕了。

殷商是個了不起的時代，卻遭後人有心汗巖，神權消失，君權盛起，直到現在的民權時代，可是這些羌人還到處圈地，到處抽丁，說是徵兵，抽稅、納糧買保險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如今更是恐怖了，丟個垃圾都要付錢，呼吸空氣也要錢，說是要買碳排放量，就連自家買地蓋屋，都住了十幾代人了還要繳納房屋稅和土地稅，年年都不能少，否則會被查封、拆除，怪手一來絕不手軟，現在當政的又窮了，用各種方法殺牛還要將一隻牛扒三層皮……。

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，政者，正父也，只是男人的事嗎？雖說是人多好辦事，可是，人人都一窩蜂來了，幫閒不成都說要幫忙，結果成了幫兇了！現代政治真是奇怪至極。

最令人不憤的是，殷商《專、建、封、制》千百年來被故意扭曲成了《封建、專制》，千年過去了，讀書人這麼多，難道真的都無人能懂嗎？還說什麼已欲立而立人？自己都還沒自立就想立人！

著者是有心無力了，只能寫寫小說罷了，至於將來會如何也不知道，中土人士愛誇大說話，有時候也會說出真話，例如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這好像是真的，夏代約四百七十年，殷家商代約四百九十六年，好像真的是五百年就有王者興。

可是現代人將大地這樣的打擊和破敗，將污染直散天空，臭氣層破了，天氣更是不好，那些王者早就沒了，民權時代的人丁是這樣興旺，大家也只能自求多福了！

但是媽媽說了：「人多的地方少去。」